

書叢化文法中

選歌軍美德法英

俞商徐
大章仲
網孫年
譯

行發館書印務商

九三九一

4063

書 叢 化 文 法 中

選 歌 軍 ■ 美 德 法 英

網 大 俞
譯 孫 章 商
年 仲 徐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74322.1)

港

中法文
化叢書
英法德美軍歌選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譯者

俞大綱
商章孫
徐仲年

發行人

王長沙
雲南正路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序

徐仲年

去年冬中宣部與政治部委託中國文藝社公開徵求軍歌。中國文藝社受委之後，召集專家，釐訂軍歌種類，議定徵求程序，繼而登報徵求。在一短促時間（內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各方應徵軍歌達二千五百首之多！這些心血的結晶，經過了一番極公平極隆重的初選，尚有二百五十首。中國文藝社再組織覆審委員會，^①聚合新舊文學家與音樂家於一堂，公推中宣部葉楚傖先生爲主任委員，陳誠劉百閱兩先生爲副主任委員，未幾郭沫若先生亦來渝參加。覆審結果，評定歌辭數十首，^②呈薦中宣部與政治部作最後決定。

這次公開徵求軍歌，真是盛舉！因而我聯想到外國的軍歌以及抗戰詩。去年，中央大學設「戰時文學講座」，係世界性，由該校外國語文系教授樓石菴、范雪橋、俞大綱、徐仲年、商章孫主講。觀於每次聽講者之衆多，便可推知在此長期抵抗過程中介紹外國戰時文學的需要。

我一方面受了中國文藝社徵求軍歌的啓示，一方面秉着從「戰時文學講座」獲來的經驗，頗欲選擇些外國軍歌及抗戰詩。恰巧中國文藝社因爲我曾經寫過一篇馬賽曲的前前後後，要我寫一部馬賽曲及其它，以三萬字爲度。我接受了該項工作，却不同意於所擬題目——這個題目似乎太狹小，却又相當的空泛！

我先定下幾項原則：（一）軍歌或抗戰詩不以法文爲限，但必須從原文直譯，不當重譯；（二）就第一項之規

定，假設所欲譯者係英、法、德、美四國軍歌或抗戰詩；（三）選擇標準有三：如係軍歌則以音調鏗鏘為主，如係詩歌之尚未有曲譜者則以該詩歌本身意義深長或能表示民族性者為主；（四）英、法、德、美四國國歌必須譯出；（五）選譯數目暫定爲三十首；（六）每首必加註解；（七）譯文力求忠實；（八）集子叫做英法德美軍歌選，極少數的抗戰詩包括在內。

經過了如此規定，這件工作就不能算作輕易了。我請了兩位友人來指導我，幫助我：這兩位便是俞大綱教授與商章孫教授。

我們努力了兩個多月——手頭缺乏參考書是一重莫大的難關——居然完功了。商先生的一部份——「德國之部」——先用七千字概敘了德國軍歌的演變，然後每一首再加註腳。俞先生的兩部份——「英國之部」與「美國之部」——以及我自己的部份——「法國之部」——都在每歌之首寫一數百字至數千字的短序，然後再加註腳。然而無論如何，我們要使讀者不僅懂得每首詩歌的本文，而且還要知道各首的歷史背景是相同的。

現今要付印了，追述緣起如上。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① 覆委除上述諸位外，是（依原開名單）：張道藩，舒舍予，王向辰，徐仲年，唐學詠，金律聲，宗白華，汪東，胡小石，汪辟疆，易君左，梁宗岱，賀綠汀，楊仲子，沙梅，李抱忱，應尚能。

② 共評定八十首，在文藝月刊的戰時特刊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二十八年二月出版）中發表。

英法德美軍歌選

目次

序.....徐仲年

英國之部：

俞大綱選譯

阿金古的短歌.....一

女戰士.....一九

英國國歌.....二七

勃魯斯在邦諾克邦致其兵士.....三一

你們，英國的海員.....三六

輕騎隊的進攻.....四二

一個兵士.....五〇

法國之部：

徐仲年選譯

觀瞻這些武裝之士是最妙的.....五五

蒂愛潑海員勝利歌.....五八

法蘭西勇士新歌.....六三

馬賽曲（法國國歌）.....七一

你可記得？.....八三

法蘭西的孩子們.....九二

年老的軍曹.....九八

羣燕.....一〇四

巴黎曲.....一〇九

萬國歌.....一一七

軍號手……………一二六

德國之部：

商章孫選譯

德國戰歌概論……………一三五

戰歌……………一四七

檄民衆……………一五一

丈夫與懦夫……………一五七

德國人的歌（德國國歌）……………一六五

我的祖國……………一六八

軍人離別歌……………一七〇

美國之部：

俞大綱選譯

蒙特瑞易……………一七三

美國國歌……………一七八

衆星燦爛的旗幟·····	一八二
啊，船主，我的船主！·····	一八六
介梯斯白之高潮·····	一九五
康克德的讚美歌·····	二〇四
古體詩·····	二一〇

英國之部

俞大綱選譯

阿金古的短歌

The Ballad of Agincourt

在英國戰爭史上，「百年戰爭」是很重要的。這個纏綿的時續時斷的戰爭開始於一三三八年。那時英王愛德華三世登位才五年。英法兩邦仇視已久；愛德華三世又娶了一位法國管轄區佛郎德斯（Flanders）鄰近的女子爲后，引起新的糾紛；戰爭是不可避免了。那位王后，因爲來自紡織區，於是召來許多佛郎德斯的工人，在英國各地開設毛織廠。英吉利與佛郎德斯間，貿易大盛。

佛郎德斯雖屬法國，因爲貿易關係，反而接近英國；甚至聯絡英國，反抗法王菲力普六世（Philip VI）。菲力普六世久已垂涎英屬阿其田（Aquitaine），早就存心與英作戰；他不但聯合蘇格蘭，而且還搶劫大英海峽中往返於英吉利佛郎德斯間的商船，置英方抗議於不顧。英王乃與佛郎德斯的主要城市干特（Ghent）訂盟，並向法索取承襲法國王位權。原來法王菲力普四世生有三子一女；那個女兒便是英王愛

德華二世之后，愛德華三世之母菲力普四世薨後，三子相繼承位，但三人都沒有子嗣。當幼子查理四世（Charles IV）死時（一二二八），愛德華三世便以外孫名義，要求承繼菲力普的王位。但是法國法律向不承認女子有承襲王位權，英王又如何能從母親關係而登法國大位呢？於是法國王位傳給了查理四世的堂兄，他便是菲力普六世。「百年戰爭」的最初期，海陸均有接觸，勝負難分。愛德華三世因為需要現金，連王后的冕都當掉了！他募得許多兵士，攜同十五歲的太子愛德華，涉海長征。

英國在「百年戰爭」中首次光榮的戰蹟建立在濱海的克來西（Creçy）。英軍佈陣在高地，背對着太陽；法軍立陣於低處，面朝了太陽。新雨初晴，法軍弓手弓弦盡濕，又因日光射目，礙難瞄準。英軍弓手的弓原是藏在匣子裏的，至此安全取出，據高臨下，萬矢齊飛。法軍大敗而特敗。穿黑衣的太子英勇殺敵，大顯神威，於是衆人尊之曰「黑太子」。

愛德華三世乘着戰勝餘威，長驅直入，進攻加來（Calais）。加來被圍一年，方纔失陷。加來在法國北部，是一個重要門戶。英軍佔據了它，在軍事大有作用；今後英軍可以隨時由此進攻了。

經過了長時期的休戰，戰爭再度爆發。其時法王菲力普六世已薨，其子約翰二世繼之。此次戰役，英軍橫行法國北部。黑太子又於一三五六年在法國中部卜懷蒂謨（Poitiers）大奏奇功，法王約翰被虜至英。一三六〇年，英法簽訂和約於勃萊蒂尼（Bretigny）。

愛德華三世薨於一三七七年，黑太子先父而歿。黑太子之子禮查德二世（Richard II）立，年僅十二。國會乃組織參事會，以攝理政務。王叔郎凱斯特公爵（Duke of Lancaster）乘機奪取政權，舉國爲之不平。禮查德二世稍長，殘暴不堪。郎凱斯特公爵之子亨利·波林勃洛克（Henry Bolingbroke）伐之，囚英王於潘特弗洛克特宮（Castle Pontefract）。國會乃廢禮查德二世，而立亨利·波林勃洛克，斯即亨利四世（Henry IV）。其時政見分歧，危機四伏；復辟黨的潛勢力日益澎湃。一四一三年，亨利四世病薨，其子亨利五世繼之。亨利五世欲使國內不安份子轉移其視矚，乃向法宣戰。初，英王遣人向法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之女求婚；同時又向勃更田公爵（Duke of Burgundy）之女作同樣之請求，並索鉅大之嫁奩。查理六世拒絕之。亨利五世大怒，認爲法王之拒絕，無異對英挑戰。

一四一五年一月，亨利五世率領大軍渡海討法。他先奪取哈兒弗勒爾城（Harfleur），無奈軍中疫病盛行，死亡甚多，他只得拋棄進攻巴黎計劃。他祇派少數軍隊留守，自率大軍向加來前進，打算在那兒等待援軍。誰知剛到阿金古，便逢着五萬法國大軍——亨利五世的親身侍從不過七八百人！天助英國，交戰的前一夕，又是悽風苦雨，重甲的法國騎士陷入爛泥中，失却行動自由，而英軍却是靈便異常的步兵！於是勝負易勢，原該勝利的法軍却大敗了！勝負既判，亨利五世指着對面的古堡問道：

——那個堡叫什麼？

——那就是阿金古堡，侍從回答。

——今後這番戰爭便以堡名爲名！亨利五世得意地說。這場戰爭提高了不少英國國際地位。兩年後，英法又戰。根據了一四二〇年簽訂的特洛依斯（Troyes）條約，亨利獲得鉅大的賠款，娶法公主嘉特琳納（Catherine）爲后，而在岳父逝世後有承繼王位之權。

不久，亨利五世與查理六世皆薨。亨利五世的新生兒子立爲英法二國之王，號稱亨利六世。可是，查理六世之子豈肯遵守特洛依斯條約，放棄法國王位？於是「百年戰爭」又開始了。

英將勃特弗特公爵（Duke of Bedford）率領大軍，轉戰五年，幾乎把法國羅懷爾河（Loire）以北的各重要地點都佔據了。他們雄心勃勃，想把法國太子驅逐至大河以南。可是，要實現這個企圖，必須先行奪取河畔的烏萊昂城（Orleans）。而法太子的命脈也全靠這個城市的固守。當這生死存亡之秋，忽然出現了一位歷史上罕有的神祕人物，那就是一位十八歲的鄉下姑娘，法蘭西的花木蘭，救國女傑貞德（Jeune d'Arc）。她身穿白甲，騎着白馬，率領一支小小軍隊，解了烏萊昂的重圍！她還節節勝利，直到她會見法太子，扶翼太子在央姆斯（Rheims）的大教堂裏登了大位。不幸法國有出賣祖國的教徒，將她賣於英軍，那位得了她無上幫助的法王也不去保護她！於是在一四三一年，她被誣爲邪道女巫，活活給英國人燒死！這樣的慘劇，使亨利六世的朝臣見了也嘆息道：

——天哪！這番我們糟了！我們燒死了一位聖人！

這位女聖的悲慘殉國，固然搖不動麻木不仁的奸徒們的心腸，卻激勵着每個善良公民的愛國熱忱。法蘭西的孩子們羣起救國，立刻把英吉利人驅逐出境。

「百年戰爭」結束於一四五三年，亨利六世尚未滿三十歲。英國有何所獲？除了在加來略有基礎外，失去了大陸上不少屬地！即使加來，在英后瑪麗朝內，也要失去的（一五五八）。

這支阿金古的短歌是戰歌中最美最精彩的一首。①它的作者曼克爾·德雷登（Michael Drayton）：一五六三——一六三一）是斯賓塞（Spenser）的最密切的信徒，也是英女王依利薩伯時代諸作家中最多才多藝的一位。他承繼了斯賓塞的高傲的氣魄，靈活的韻律，比喻詩及牧歌的嗜好，以及十四行詩的特長。他的十四行詩：

「既然不可挽救，來，讓我們接吻了再分手。Since There's no help, Come, let us kiss and part」是英文十四行詩中最壯美的一首。他更長於史詩。他寫了男爵們的戰爭（The Barons' Wars），敘述愛德華二世朝內的爭執；他寫了英國英雄信札（England's Heroic Epistles），合書信與詩歌而為一，假托出自英國歷史中名人；他也作了許多史歌。這首阿金古的短歌即是描寫一四一五年亨利五世率領英軍在法國境內獲勝的經過的。

當我們向法國張帆前進，

風是順利的；

我們不願再滯留，

再等待別的時機。

我們到海上去了；

航行至考克斯，^②就在塞納河

率領着他全部善戰的隨從，

亨利五世登了陸。

他奪取了許多

準備着戰爭的武裝堡壘；

於是他再向阿金古前進，

口，

在快樂的時會裏；

天天與攔阻他的敵軍

接觸小戰着；

在那兒，法國的將軍

屯紮住他的部下，他的威力。

那個將軍，傲慢到了極點，

竟然戲弄着亨利王的命令，——

命令他準備貢禮

來獻給王上；——

他忽視這個命令，

只當它來自一個卑賤的小邦。

亨利王含怒的微笑

預示了他們的陷落。

於是我們這位英勇的亨利
轉身告喻他的士卒道：

『敵我雖是十與一之比，

你們可不要驚慌；

我們已好好地開始，

這般壯烈的勝仗

終究會被榮譽

攜帶至日光上去的。』